



Jiang Wenye :
16 Bagatelles & Other Century Old Chinese Music
 EMEC E-097 (TT 60'12'')

Jones & Maruri cello & guitar duo

Recorded: Nov 2010

這張 CD 趕在去年江文也百年誕辰紀念年的年底完成製作，西班牙結他演奏家 Agustin Maruri 改編江文也的《斷章小品十六首》作品八，聯同他的二重奏拍檔英國大提琴家 Michael Kevin Jones，將原版的鋼琴獨奏化為兩件樂器十根弦線，演繹出既熟悉的樂韻，又開拓新層次的意境。

江文也 1910 年生於日治時代的臺灣，自小受日本教育。1936 年春天，旅居日本多年，並且已經成為當地知名音樂家的江文也，隨俄國作曲家 Alexander Tcherepnin 初次踏足祖國古都北平、商埠上海，尋找他的文化根源。在出發前幾天，他已經開始創作了幾首鋼琴短曲，抒發他對祖國的嚮往。在親身接觸之後，更激發他完成了這套《斷章小品十六首》。這套作品是 Tcherepnin 的至愛，不但親自演奏推廣，印刷出版，更將這作品聯同另一套鋼琴曲《五首素描》作品四，提交 1938 年第四屆威尼斯國際音樂節，而獲得作曲獎。

這是江文也作品風格的轉捩點，他終於找回他的音樂血緣，這對任何作曲家來說都是極具意義，也是由作曲家邁向偉大作曲家的重要一步。江文也的文章《從北平到上海》(1936) 記述他當時的心情：“終於到了北平。一眼看到的是正陽門。自己不時在嘴裏念著【正氣歌】，而我的車在滿是英雄氣息的古都的河堤上奔馳著。……這是哈德門！那是紫禁城！……我竟能在憧憬許久的古都的大地上毫無拘束地疾馳著。……我又驚又喜，北平！北平！反復地念著這個名字，讓那可使心臟破裂般的興奮之情與瘋狂之氣駕著。我好似與戀人相會般，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，魂魄也炙熱到極點。……”

江文也所感受到的“正氣”、“英雄氣息”、“炙熱”，在最後一曲《北京正陽門》裏完全表露無遺，原版鋼琴獨奏固之然是，他 1939 年改編的管弦樂版本《故都素描》亦以此章作結，雄偉浩然的音樂形象更加令人聯想起 Mussorgsky 的《基輔大門》。Jones & Maruri 這一曲的演繹由於樂器先天條件限制，展不開雄偉的氣魄，但這只是我死心眼，硬要將改編版與原版比較，吹毛求疵的必然結果。其實，



江文也

改編是再創作，而非複製，重點是能否將原作的精神，以不同的樂器組合重新演繹，甚至呈示新的風貌。

洋人奏西洋樂器演繹中樂聽過不少，但 Jones & Maruri 的大提琴與結他仍然令我心中一凜：嗚？人和樂器怎麼好像轉了國籍，分明是中國音樂的獨特氣質？第四首《賣糖小販的金蘆笛》、第十一首《午夜的胡琴》、第十五首《午夜的琵琶》，民族樂器的感覺通通鑽了出來。第十二首的兩件樂器妙用近碼演奏營造音色變化，呈示出頗具形象感的京劇場面，速度再快一點更妙，但基本上捉準了原曲神韻。管弦樂版本《故都素描》用這段作為第二樂章，標題正是《劇場氣氛》，Jones & Maruri 只憑兩件樂器，色彩也挺生動的。第六首在鋼琴譜上有近似 Bartok 的敲擊，Stravinsky 的原始狂野，改由大提琴與結他演繹之後，動力不減，緊湊依然，更多了京劇急管繁弦的拍和功架。（哎！不自覺又在腦裏參考原

簡兆明

版。)幾首充滿哀愁感慨的段落如第二、第七《墓碑銘》、第九《難忘的》，在大提琴與結他對比呼應之下，更多一分癡纏哀怨，第十首的江南初春景緻，第十三、十四首的民謠風，鄉土情，在兩件樂器的拉撥對唱之下，更顯絲竹管弦的樸拙雅趣。

CD 的另一半是十六首中國民族音樂，1996 年 Maruri 第一次在中國舉行獨奏，獲邀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開辦大師班，課餘後他到圖書館尋找中國音樂的樂譜，其中就有一些中國民族音樂，Maruri 將之改編為大提琴與結他二重奏，也有少部份是大提琴獨奏或結他獨奏。當中包括很多我們熟悉的調子，如《小河淌水》、《水仙花》、《牧童短笛》、《茉莉花》、《彝族舞曲》、《王小二拜年》等，想不到 Jones & Maruri 的音色神韻完全像中國樂器，兼且可以做到這樣自然的音樂感。

其實，不少中國音樂早有結他獨奏改編，最為人傳頌的可能是殷廳先生改編的彝族舞曲（王惠然原曲寫給琵琶），亦有不少名家演繹，包括楊雪霏，而互聯網上更可找到其他演奏家的視頻。Maruri 這個改編版本技巧絕不簡單，雖然殷廳版更利害，但太多中國演奏家就受不了炫技的引誘，速度太急，輪

指過火，幾像法蘭明高結他。反而，Maruri 這位西班牙演奏家更有中國文化的含蓄味道。

中國最古民謠《茉莉花》原稱《雙疊翠》、《鮮花調》，詠唱四種花，後來民間以第一段歌詞“好一朵茉莉花”將曲名簡稱為《茉莉花》。這曲譜流傳各省之後都有變調，我相信最古的原調（相傳出自明初南京）應是本碟的第 10 段《茉莉花》，而流傳到南方的變調轉趨輕快，就是本碟的第 3 段《水仙花》，我們小學時唱的“好一朵水仙花”出自原曲第二段歌詞。兩個曲譜形態相近，很多人都將它們混淆。Maruri 交給我的曲目單上原本兩段都稱《茉莉花》，我提議第 3 段改名《水仙花》，這就是晚清李鴻章與歐洲列強在外交禮儀上用的臨時國歌，輾轉流轉到西方，Puccini 的 Turandot 也用這旋律。Maruri 處理這兩段曲都能揣摩到曲中情意：活潑充滿生氣的《水仙花》，大提琴的二部線條與結他的主旋律穿梭交織，多愁善感的《茉莉花》以大提琴獨奏，Jones 的演繹深情婉約。錄音效果達示範級。弦線的震動餘韻，撥弦的着點，琴腔的共鳴，都傳真傳神。唯是《彝族舞曲》由慢轉快空氣感驟變，似是剪接痕蹟。☞